

◆ 讲述人:李燕 徐德亮
记录者:张春燕

北京大學出版社近日出版了《李燕聊李苦禪》一書,由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李燕講述,北大才子、相聲演員徐德亮撰寫。李燕是著名畫家、國學

鴻儒,也是國畫大師李苦禪的兒子。因篇幅有限,本文只能滄海拾珠,更多故事,讀者可回歸書中,含英咀華。
——編者

■ 徐悲鴻的大弟子

父親一開始是學西畫的,他和徐悲鴻先生的接觸很短,但對父親一輩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,可以說決定了苦禪老人一生的藝術道路。當時,蔡元培慧眼識珠,認定徐悲鴻是個人才,就把他安排到北京大學,設立了“畫法研究會”。有人埋怨蔡元培:“為一個無名之士安排一個機構,不是因人設事嗎?”因人設事不是一個好詞。現在想想,我們真的缺乏像蔡元培先生這樣的伯樂。他可是給未來的千里馬設置的“事”。

我父親從老家到北京來求學,打聽到北京大學有一個“留法勤工儉學會”。這也是蔡元培先生做的好事,與法國友好人士鐸爾孟聯合開辦的學校。半天做鐵床子活兒,半天學法語。

1918年暑期,父親到處打聽哪里可以教畫畫的地方。聽說北

京大學的沙灘紅樓有人在教,就去了。他碰到一位穿著長衫、清瘦的年輕人。父親問:“這是北京大學嗎?”“是的。”“這有畫畫的地方嗎,我想看看。”“有的,同我來。”這個說著江浙口音的年輕人,正是徐悲鴻。

在短暫的時間里,徐悲鴻給我父親講授了有關西畫的素描知識。還提供顏料,讓父親臨摹徐先生畫的一張講述希臘神話故事的油畫。

徐悲鴻對父親強調一個觀點,即中國畫陳陳相因,以臨摹“四王”為己任,違背了“外師造化,中法心源”的理念,即以大自然為自己的老師,通過人的主觀加工,完成創作。比如,宋代的山水畫一看就有大自然的氣息。等元朝以後,山水畫變成了筆墨遊戲、符號,大自然的氣息少了。徐悲鴻先生說,你看這個時代,千年

未有之大變故,在我們的中國畫中沒有表現。再看西畫,各有千秋。哪怕我們不懂西方歷史,也能從畫作里感受到歷史。拿破侖加冕,儀式之浩大,從油畫中能感覺到人物故事。而我們的國畫體現不了時代,所以徐悲鴻先生說“要改造國畫,把西方好的東西拿過來,融匯在國畫中。繼續傳承國畫的精髓,補充不足的地方”。原話是“古法之佳者守之,垂絕者繼之,未足者增之,西方繪畫之可采者融之”。

徐先生育人,有歷史責任感。他教育了我父親,也讓我明白,無論是畫人物、山水、花鳥,都要反映時代精神,或淒涼、悲愴,或雄健、奮鬥。沒多久之後,徐悲鴻先生到法國留學了,但他改造中國畫的理念,影響了很多人。

■ 李苦禪是如何拜在白石老人門下的?

我父親拜師很慎重,用當代著名美術史論家李松先生的話,“李苦禪拜師白石老人,是一種師生的双向選擇”。1923年秋天,父親打聽到白石老人住在西城大柵欄胡同租的一個小房,就找上門去了。

白石老人當時生活非常清苦,睡的炕晚上是床,白天被子一卷,鋪上毯子就能作畫。父親回憶,敲了門以後,說明來意,見到屋內一位仙風道骨的老人,必定是齊老先生。父親就直白地說:“齊老先生,我特別喜歡您老家人的畫,我想拜您為師。現在我雖然在洋學堂學洋畫,但我特別想畫國畫,想拜您為師。我這窮學生也沒什麼禮物可以孝敬您。等

我畢業後,找著事情做了,我再好好孝敬您。”意思是等有了工作,掙著錢再補這個禮。

白石老人那年已近60歲,56歲左右才到北京。我父親的直白非但沒有被挑釁,反而其農工子弟的誠懇引起了白石老人的共鳴,當時就點頭應允了。老師一點頭,我父親趕緊磕頭,這一磕頭不就成事實嗎?父親心裡高興啊,可算找到好老師了。那時老北京的牆叫做“四白落地”,牆壁是拿白堊刷的。父親也沒看牆有多遠,屋又小,結果腦袋右邊蹭了牆上好大一塊白灰。等抬起頭來,只見白石老人捂著嘴直樂——過去老師講究師道尊嚴,在學生面前不苟言笑。其實我覺

得這塊白倒增加了白石老人對弟子的感情。從此,父親成為白石門下登堂入室的弟子。

當年我父親還不出名的時候,自己的畫不值錢,但是白石老人已經開始有名了,畫作能賣錢了。有的弟子得其皮毛,仿造白石老人的假畫拿去東家賣掉,能得百金。白石老人覺得,这样的人像扶不起来的病人。但他說我父親,“苦禪學吾不似吾,苦禪不為真吾徒”。李苦禪學我,但是你不造我的假畫,你是我的真徒弟。這是贊揚我的父親,他的人品不錯。

我父親一輩子絕對不造老師的假畫,他早年畫得跟白石老人如出一轍。但畫上題款是自己的款,這個有畫為證。

史話漫談

我的父親 李苦禪



■ 沒有觀察自然不要畫大寫意

1928年,國立藝專在西湖邊建起來。著名教育家林風眠校長想到了我的父親,聘請他來學校當教授。可以說,苦禪老人繪畫的絕大部分題材、意境都來自於西子湖畔。比如他喜歡畫的大黑鳥、魚鷹子,老家河裡也有,他也畫過。但是為了畫好這些題材,父親就在西湖裡養了兩隻魚鷹。有人問,西湖是公家的地方能放魚鷹嗎?我父親到哪裡都善于拉關係,就跟西湖巡警說:“我這是為了教學,為了讓學生畫的。就這兩隻,也吃不魚。”把關係拉好了,巡警說:“這麼著,什麼時間我上崗,您就來放,差不多了就帶回去。”

西湖這段生活經歷很寶貴。父親教學生畫速寫,最常畫的是魚鷹抖翅膀的姿勢。魚鷹翅膀沾了水不舒服,上岸後有抖翅膀的習慣。聽見主人指令再下去。它潛水,卻不像鵝浮在水面上,吃水線很高。父親畫的魚鷹脖子是斷開一塊的,為什麼呢?脖子在水線下面。

他留下來的畫,有一張是一群魚鷹一起往前游,非常生動。要是不觀察生活,不畫速寫,這個大寫意只能畫非常僵硬的姿勢,即翅膀往空中一落。即便畫魚鷹抖翅膀,遠處的翅膀透視和結構關係也處理不好。能把二者處理好的,在寫意畫史上,李苦禪是第一人。

父親一直要求學生,一個本要畫不同的方向,把結構研究透了以後再說。他的學生都帶著速寫本,到西湖里畫畫。那時西湖頗有野趣,湖裡長滿了植物,划著小船來來去去,鳥也不怕人。現在北京人都知道了保護動物。公園裡的野鴨子,成群地跟人要食兒,在腿邊蹭。還有一對對鴛鴦,從人身邊游來游去。動物知道你不会傷害它,就會和人靠近。所以那會畫速寫,離動物都很近。

在這種情況下,學生能實現李苦禪重要的教學思想:不在畫譜里找圖稿,而要到大自然里找圖稿。古人說,外師造化,中得心源。即另有一說法“中法心源”,以大自然為老師,向大自然學習,以形寫神。

在西湖生活時,發生了這麼一件事。傳說一個野和尚在那兒劫道,不要人命,就是取點錢花。父親得知此事,說“這怎麼行,僧人以善為本,應普度眾生,我等他去”。去兩天沒等到,直到第4次才等到。

來人穿了一件寬大的僧袍,看見迎面走過來一人,吃了一驚。平常但凡見到他,人們撒腿就跑,這位怎麼反沖著他來了。“你幹什麼的?”他反問。父親說:“等你啊,你名聲不小,等了你們幾回才等到。”“你等我幹什麼。”“我揍你。”“你敢揍我?”“你劫道



我不揍你?你穿著僧袍在廟修行。修行第一條講究行善,可你劫道算什麼行善,這是作惡。”兩人針鋒相對,就動了拳腳。

我父親從小武藝,身高1米8,很是魁梧。幾個回合下來,僧人磕頭謝罪。父親講:“周圍都是寺廟,當一個掛單和尚到哪裡不能喝碗粥?你這是碰見我了,要是碰見警察,劫道的可是死罪,槍斃。”那會要查出是土匪,真會槍斃。父親就這麼讓他走了。

沒過幾天,父親在蘇堤散步,迎面又走來這個和尚,衣襟襤褸。父親一把拉住他,問“我一直想找你,上次不過是想教訓你一下,沒有傷到筋骨吧?”“沒有。”“來,我請你喝茶。”就這樣,兩人打不相識。和尚後來云遊四方,過西湖時還主動去家裡看望我父親。

父親和學生講為人處世時常說起這個事:打抱不平。“路見不平拔刀相助”是對的,但是不能以惡惡惡,這是他的道德要求。

■ 大畫家怎麼教自己的孩子?

我在北平出生,父親取名:李燕。出生沒滿月,就被母親抱著上濟南了。那會正是動盪的歲月,直到鬼子投降了,母親才帶我回到北平,見到父親。

小時候貪玩,但是有個畫家父親,就不由自主地模仿。畫的時間長了,看到什麼畫什麼。逮蝴蝶、勾螞蟥,粘知了、捉刺蝟,一邊玩一邊也畫。從小大人就勸,咱們別殺生啊。養不活,到冬天刺蝟還要冬眠,所以玩幾天就放了。那會北京的東郊,環境還沒污染,護城河裡有碧綠金線的青蛙,兩岸是野菜,尤其是那會的野菜都綠油油的。采回來以後,剁碎了,弄點蝦皮炒一炒,拌個餡兒,包菜包子,節省糧食。

就這樣到了9歲、10歲時候,小孩子的童真真少了。父親說,可以受點基本功了。但他強調,孩子年紀雖小,但有童真,畫出來的畫有意思,不要拿大人的意志去指

導。好多大人教孩子畫畫,先臨摹白石,把孩子的天性都泯滅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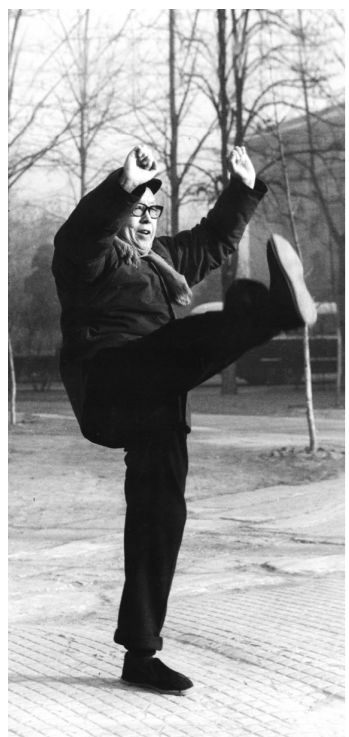
我學畫的第一步,不是父親教,而是上了當時美院附中的班。為什麼父親讓我考美院附中呢?他說:“國畫先別輕易畫,把基礎打好了再說。”他指的是文化課基礎。美院附中按高中生的要求,連幾何都要學。學藝術,人文環境特別重要。為什麼孟母三遷,因為要給孩子選一個良好的人文環境。

1986年6月11日,父親去世3周年,我母親跟全家一致決定,把苦禪老人收藏的主要作品,全部無償捐獻給國家,由此建立了李苦禪紀念館。國家說他是一個教育家,如果連子女都沒有教育好,怎麼能當教育家?孔子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,自己做得正,一家人也要行得正,這才能治國平天下。聖人說的話,擲地有聲,有生命力。我們要維護苦禪老人

教育家的榮譽。

苦禪老人一輩子坎坷,為革命做了很多貢獻,還蹲過日本監獄。他一直熱愛共產黨、熱愛新中國。到了晚年還聯絡著張大千等海外的朋友,希望有更多人為祖國的統一事業效力,直到去世都不改初衷。李苦禪紀念館在濟南趵突泉成立了,是一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。老人的愛國主義思想和藝術成就,每天都能和大家見面。他無愧於“人民的美術教育家”。

▼1961年,李苦禪所畫《山岳鐘英》,是其代表作品之一。《山岳鐘英》長3.6米,李苦禪以畫鷹出名,但這幅畫中並未表現老鷹展翅高飛的形象,而是描繪了老鷹蓄勢待發的內在精神,象徵剛強的民族精神。



▲1925年,李苦禪(左二)與校長林風眠(右二)以及北平國立藝專西畫系的同學們合影。

▲苦禪老人一生練武,他常說:“睡懶覺沒出息。”每天早早起床,練武強身健體。圖為晚年時依然堅持練武的苦禪老人。

地球脈動

京都府最北端的天橋立,乃是赫赫有名的日本三景之一。

在所有中華文明體系的國家中,日本學中國是學得最徹底的。和中國古代文人喜好評選三景(四大、八景、十二鉞之類,日本亦如是。三景之名,早在德川開幕初期就已名揚日本。日本學者林春齋在《日本國事考》中寫道:丹后天橋立、陸奧松島、安藝嚴島,為三處奇觀。天橋立所在的宮津市,古代屬於山陰道丹後國,明治維新之時廢藩置縣,歸入了京都府。

雖然同在一府治下,但天橋立與京都相距近百公里,加之需翻山越嶺,交通並不算便利。因此與其煊赫的名聲相比,遊人實在是少得很。

從京都出發去天橋立,一般是先坐JR到福知山,再轉坐丹後鐵路線到天橋立站。而我選擇了一條耗時更長、更曲折的線路,先坐車往西到綾部,再從綾部搭慢車到西舞鶴,從西舞鶴出發,坐丹後的小火車去天橋立。

丹後的小火車,只有一節車廂,開起來很慢,搖搖晃晃的。每



◆ 不動金

一個小站都會停,車停的時候,月台上會響起叮叮當當的鈴聲,有一種遠年的韻味。小火車的年歲應該很大了,因為玻璃窗被擦得有點模糊,陽光照進來時,有一種奇妙的光暈在車廂里散開。這趟

車是先往西、再往北,再折向西,走之字形。車過丹后神崎站之後,開始折向北,從這裡開始,就能清楚地看見若狹灣湛藍的海面,波瀾不驚,只是海浪撞擊在礁石上,會泛起點點浪花。

火車繞過若狹灣和宮津灣,到達天橋立的時候,已近黃昏。街町很小,可以選的館子也不多,可能因為不是飯点的緣故,都很冷清。當地的名物是海鮮,主要是蝦和蛤蜊,做法很簡單,做成烏冬或者并。日本烏冬面比較有名的兩個地方,一個是讚岐,一個就是近畿。讚岐地方的面比較勁道,近畿地方的面偏軟,口感不太一樣,但其實差異也並不很大。可能是因為食材新鮮的緣故吧,湯頭十分鮮美。

天橋立是一條長長的沙洲,橫亘在宮津灣上。因為在兩岸的山上俯瞰沙洲的時候,如果彎下腰反過來看,會感覺沙洲如同一條直通天上的橋一般。而神話傳說中,日本的创世大神伊邪那岐修了一座天空之橋通向妻子的住所,後來這座橋墜落人間,便成了天橋立。平心而論,其實天橋立與杭州蘇堤在形式上是一致的,但後者是人工營造,前者是鬼斧

神工。

天橋立之上,遍植虬松,青松白砂是日本最常見的搭配,甚至還有“青松白砂一百選”這樣的評選名目。中國的堤,無論是杭州西湖還是北京頤和園,都喜歡栽垂柳,春風十里,弱柳扶風,確實風雅得緊。大抵是因為築堤大多在湖上,湖面澄澈寧靜,風浪不會太大,因此才会有“吹面不寒楊柳風”的感覺。而日本為海島,海風勁烈,需要松樹之剛勁方可得其妙處。

觀賞天橋立之最佳處,在南岸是飛龍觀,在北岸則是傘松。可以鳥瞰。南山之下,有觀景纜車可以一直坐到飛龍觀,十分方便。在這裡可以看到長長的沙洲如同一條奔騰咆哮的巨大蒼龍,衝破平靜的海面,直直地飛向天際,不由讓人想到了《易經·乾卦》中飛龍在天和亢龍有悔之象。

天下之景,有小景有大景。小景如亭台樓閣,非置身其中不得其妙。而大景如長河落日,滄海觀瀾,不覽全局不知其勝。而丹后天橋立之景,無疑是天下大景。于兩側山巔,凭欄觀海,看二水中分,賞斜陽落日,真乃人間勝事。

芝海拾貝

雞年說雞

◆ 李安輝



2017年1月5日,中國郵政發行丁酉年生肖雞郵票。中國農歷丁酉年,即生肖“雞年”。雞為十二生肖之一,位列第十,與12地支配屬“酉”。在一天時辰中,“酉時”是指下午5點~7點,又稱“雞時”。

說到雞,其黎明即起,鳴唱報曉,遂有“雄雞一唱天下白”的英傑氣概,但其內蘊的文德、武德、勇德、仁德、信

德,五德兼具,又使其譽滿名高。在中華傳統文化的源流中,生肖雞年總有一種頌英雄冠的顯要感。

2017年丁酉年生肖雞郵票一套兩枚,第一枚票圖為一只奮進奔跑的公雞形象,象徵著我國的快速發展,寓意“國”之概念;第二枚票圖為母雞帶小雞的場景,象徵家庭幸福美滿,寓意“家”之概念。有雄雞的健朗豪

邁,有母雞的丰腴富態,且又與小雞形影不離,一派闔家聚歡的溫馨氛圍,叩開了新年大門。

這套郵票的設計者為著名畫家韓美林,其以國畫之寫意與工筆兼有的裝飾風格,筆底透情,大拙有靈,塑造了饒有特色的生肖雞的可愛形象。作為新年伊始的吉祥符號,丁酉雞昂首高鳴,雄雞一唱天下春。